

顏魯公神道碑銘

正議大夫行太子右庶子史館修撰上柱國
晉昌縣開國男令狐峘述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君子極深而研機不出戶而制動行諸已而馭化其
惟盛德乎有唐名臣贈司徒魯郡文忠公顏公奉大
順爲元功建大節爲至忠以安橫流以紐頽綱秉是
一心祇事四朝今上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
薨于蔡州之難貞元二年春蔡州平冬十一月二旬
有三日嗣子櫟陽尉顏祕書省正字碩銜恤奉喪歸

于萬年縣之舊原皇帝徹懸震悼乃冊贈上公詔有司具鼓吹羽儀送于墓所遣中謁者吊祭賻錢五十萬粟三百碩命太常考行誅德謚曰文忠凡厥士庶臬方侯伯識與不識晞聲想形莫不惕焉荆馬感慕恩齊爲人子者益孝爲人臣者益忠爲人弟者益順爲人吏者益敬有以見盛德之儀形也公諱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蓋孔宣父之門人回曰好學知機道亞聖人公其後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爲海內大儒著家訓稽聖賦寃魂誌及文集藏在書府歷代傳之高祖思魯亦儒行仕我太宗掌記秦府列

于國史曾祖勤禮著作郎弘文館學士祖昭甫晉曹二王侍讀贈華州刺史考惟貞薛王友贈太子少保儲和葆冲是感間氣用集于我公公受天純休克廣前烈識度玄遠節行不羣早孤太夫人殷氏躬自訓育公承奉慈顏幼有老成之量家貧屢空布衣糲食不改其樂餘力務學甘味道藝五經微言及百氏精理無所不究旣聞之必行之尤攻文詞善隸書書格勁逸抗行鍾張弱冠進士出身尋判入高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天寶初制策甲科作尉醴泉又以八使表能遷于長安未幾拜監察御史荐承詔旨巡撫河隴

曾至五原有寃訟久而不決公理之得情郡人悅伏時方炎亢而甘澤澍焉巷俗謠言謂之御史雨又士族有數於名教者朝廷有侮於憲度者公悉彈奏正以禮法憲綱震肅朝旨嘉焉遷武部員外郎屬宰臣揚國忠以外戚登庸惡不附己者出爲平原太守公性本弘裕及到官推是道也以臨其人躬疾苦以勸義寬征徭以勸學今不肅而信行教不敷而化洽十四年賊臣安祿山豕突蟻動逆常于紀徵師矯命自剷長驅公血憤中激乃宣言曰焉有人臣忍容巨逆必當竭節龔行天討會郡中方集靜塞軍屯丁三千

餘人公因之又召境內舉武藝者仍發財募義勇之士未踰旬成萬人軍於是戒嚴固守仍表其狀是時海內承平祿山竊發兩河之間未有奉章表者時祿山陷洛陽害留守李愷中丞盧奕御史蔣清以三人之首傳脅河北列郡至平原公斬其使收三人之首哭而葬之遂有表上聞初玄宗每朝以薄俗罪已及得公表大悅稱歎者久之顧謂左右曰真卿何如人而所爲乃得爾因就拜戶部侍郎兼領平原又加河北採訪招討使仍賜以詔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由是公之德聲震于天下時公從父兄常山太守杲

卿同公建議憤激于衷生縛賊將何千年高邈獻于
闕下遂通太原之路忠烈之風出于一門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夫忠臣亦如之是時饒陽太守盧仝
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
各擁兵數千或至萬人以附于公鄴郡太守王燾被
祿山移攝河間燾俾祿吏李奐斬僞署河間長史杜
兼睦以河間衆歸于公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
五千濟河有詔助公討伐自是仁者赴仁義者赴義
勇者不敢愛其力智者不敢祕其謀清河詞客李嶷
少年有才獻竒於公以通鄰好增補軍實前殿中侍

御史沈震監山尉穆寧武邑尉李銑清河主簿張澹
清池尉賈載各杼器能參贊成務公以長事進明衆
同甘苦莫不畢力惟公之使賊帥袁知泰恃衆犯我
聊城之西公一鼓而破之夷斬萬計其時河朔一十
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絕燕趙旁貫井陘啓
土門通太原河北節度使李光弼朔方節度使郭子
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大破賊帥史思明于
嘉山皆公之由也推誠無私信及旁郡平盧將劉正
匡以漁陽來歸公以漁陽賊之本根欲堅其意乃割
愛子頗令越海與正臣通問兼遺之軍資十有餘萬

俄而寇陷京師駕在靈武往來傳置梗拒不通公以帛書表章封於蠟丸內俾健步宵行晝伏四遠以聞因奉詔肅宗即位之初遣使乘驛布於江淮王命再通繫茲是賴又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採訪招討等使如故其年冬十月賊將尹子奇史思明等以勁兵十萬發自燕南先陷滄瀛次陵德棣猛若燎火衝如決防公內無兼月之蓄外絕同盟之援度勢量力議無幸給不敢委身待擒貽國之耻遂于麾下歸于鳳翔有詔遷憲部尚書尋兼御史大夫西京平公思復舊章屢進讜議觸鱗忤旨竟不久留出爲馮翊太

守換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又爲酷吏所構貶饒州刺史遷外州刺史充浙西道節度使時劉展在於睢陽反狀已明公乃訓偏師利五刃水陸戰備以時增修都統使李峘奏以爲過防駭衆肅宗有詔追拜刑部侍郎進爵絲公尋而劉展陵陷江淮李峘敗績奔走時之議者皆多公之先覺怨峘之阻計焉御史中丞敬羽詐佞取恩惡公剛直乃以謗語陰中之天威然責命斯極貶蓬州長史代宗卽位移利州刺史未之任徵拜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進金紫光祿大夫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

節度觀察使未辭闕而鑾輿幸陝州公扈蹕行在拜
尚書右丞及還京遷刑部尚書續兼御史大夫充朔
方宣慰使進封曾部食邑二千戶宰臣元載怙權專
政每有公議公正言引經不爲之屈指摘如將規之
載心銜色忿蓄而將發者數四矣會攝享太廟公以
祭器不修啓于宰臣載因奏公謗讟時政貶峽州別
駕未到任換吉州別駕移撫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政
尚清靜長孤養耆徹 浚隍式廉明進 特責大
指而已郡人悅之立碑頌德而耽嗜文籍卷不釋手
初在德州嘗著韻海鏡源遭難而止至是乃延集文

士而成文古今文字該於理者撝華撮要

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

之如鏡遂以名之又著吳興集十卷廬陵集

川集十卷並行於代大曆末奸臣伏誅宰臣楊

來舉公舊德宜在中朝徵拜刑部尚書公乃奏

所著韻海鏡源帝嘉之命於集賢書院及祕閣公

前後三領大司寇以年老上愛其才遷吏部尚

書清汰九流用正庶官代宗晏駕朝廷以鴻儒詳練

典故與充禮儀使祇護陵寢率禮無違加光祿大夫

太子少師使如故著禮儀集十卷上方倚以爲相爲

權臣所忌遷太子太師外示崇高實以散地處之也
建中四年賊臣李希烈阻兵淮在詔公奉使宣慰豺
狼方熾或諭公逗遛以需公曰君命也焉避之既見
希烈奉宣朝旨詞不屈志不撓賊黨乃交刃脅之媢
罵不遜公視之凜如責以悖逆希烈不敢亢逼而退
久之置酒大會將餞公復命行有時矣遇叛臣李元
平陷我汝海委質賊庭公於座上數其背恩屈節
責叛者慙赧密以異語動於希烈希烈意變遂執公
囚於官舍防以甲士或掘穿于側或積薪于前或
以瓦填或許以焚爍虐毒萬計期公毀節公謂

頌假一劍豈勞多端服義而終乃其所也賊竟不敢
逼貞元初希烈陷汴州是時公幽辱已三歲矣度必
不全乃自為墓誌以見其志是年遇害于汝州之龍
興寺春秋七十有六自登朝及作藩牧人常以安居
厚俗為務獎善伐惡為志言非至公不發於口事非
直道不機於心植操則夷齊之高也理戎則羊陸之
仁也當朝則汲黯之正也蒞下則廉范之通也蘊是
具美行乎至儉強暴莫敢衝千飈不能動大義久廢
公起之醇風久醜公還之苟非賢人之業何以臻此
然虛已下士不以名位自高苟有道者蓬門鶉衣必

與抗禮在平原嘗薦安陵處士張鎬有公輔之量數
年間鎬位列鼎司論者稱之善與人交執友之子義
均甥姪介操所至不遷其守剛而中禮介而容衆靜
而無懣動而有光便於已希權倖不爲也君有命蹈
湯火不辭也心在弭亂不在功志圖報國不圖生故
其殺身成仁視死如歸雖漢之龔勝魏之王經無以
加焉昔衛銘孔悝魯頌僖公載在禮經形于雅什僉
以爲公之事君事親愛敬直清跬步不忘德充也服
義戴仁顛沛以之行極也探賸儒府述古立言文經
也勤勞王家靖難安仁武功也頌聲不昭後嗣何觀

於是故吏... 李萼乃刊石建碑旌於不朽以
頌嘗忝公會庶公卿之未備位史臣俾讚丕烈永示
將來敢竭不才恭述所聞銘曰

天祚聖唐降賢救時烈烈魯公毓德應期巖峙玉真
傳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旣升朝侃然正色
潤我王度作藩于德賊爲豺虺流蠱下國公整王旅
殄掃妖慝解紛以和柔逆以忠萬里狂飈半爲淳風
君子知微遇變則通 全庶人入奉宸聰乃副丞相
是司喉舌周旋七命內外胥悅營營青蠅不害其潔
危行言遜保茲明哲用啓土宇俾侯于魯式是百辟

彝倫攸敘亂靡有定盜擾淮浦帝曰汝賢代予宣撫
孰不懷忠處死難之於赫我公視險若夷猛獸斷斷
履之不疑翦彼薄俗惟緝惟熙昔在申伯作藩周室
詩人歌頌尚播聲律矧我文忠人之紀綱功侔四時
節貫雪霜煥乎立言没而彌彰日居月諸垂範無疆

顏魯公神道碑

顏魯公文集舊史本傳

錫山安國川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黃
門侍郎真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
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
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
辯之天方旱獄決乃兩郡人呼之爲御史兩又充河
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
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
動遷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

員外郎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
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
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
祿山亦密慎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
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
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
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
狀何如所爲得如此祿山初尚移牒真卿令以平原
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以爲副
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

之簡悅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
祿山旣陷洛陽殺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
清以三首遺段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乃詐
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
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纊支體棺殮祭殯爲位
慟哭人心益附祿山遣其將李欽溱高邈何千年等
守土門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
謀殺溱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旣開十七郡同日歸
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公
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萇年二十餘與

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耳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畜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之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萇將去真卿謂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萇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嶺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代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別開嶺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

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冬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郡城守然人心危盪

不可復振至德元年十月弃郡度河歷江淮荆襄二
年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中書
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
忌在班不肅真卿劾奏之貶漪爲右庶子何忌爲西
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
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寮致謁於朝堂百寮拜答拜辭
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
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真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
子每出一一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
姑欲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真卿雖天子家

塵典法不廢洎變興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
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謂禮
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
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毀真卿奏曰春
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旣爲盜築毀請
增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
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
爲御史唐旻所構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
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於
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寮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

金史卷之四
四
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遷戶部侍郎除
荆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右丞車駕自陝將還
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
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
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
破除耶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
封魯郡公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
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
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
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或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讒毀

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
相定可否則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翫然
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
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
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
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
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棘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
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
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

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藉人有急奏者皆令鹽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者正用此道也天寶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

宣詔至中書玄宗初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喜若神以此權柄爲寵日甚道路以自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弊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彫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門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弱動却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

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
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
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
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聞君
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
况懷馱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
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
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
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耳此即林甫國忠復起
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

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尚猶不敢公然如
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
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
之至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攝
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
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
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乃上議請初
謚爲定時會素侈以諂言排之遂罷楊炎爲相惡之
改太子少傅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內實去其權也
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諭於真卿曰

方面之任何處爲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
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宰相公庇之相
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
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而拜而含怒心會李
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
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
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初見希
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
食其肉諸將叢迭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動希烈
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曰

爲章表令雪已願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
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
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乃真卿坐使觀倡優
斥黷朝政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此曹
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
悅李納使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
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
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顏
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自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
絕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

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坑顏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齎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為墓誌祭文常至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偽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老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旨

卿所乃積柴于庭中澆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火景臻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宮闕希烈弟希清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敕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救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泗平貞元元年陳仙竒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錄其功歿厚其禮况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

與歎勞於寤寐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
郡顏真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真一志
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
節寔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慙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
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顏頌等喪制終
所司奏超授官秩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
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員官故顏得錄用文宗詔曰朕
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嘆久之思有以報
如聞從覽弘式實真卿之孫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
嗣續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宦徒者命列於中嘉

次未齒於縉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之再新
義風以真卿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史臣曰每思先軫免胄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
道如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
楊炎弄權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
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
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
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
致危也宜哉噫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二君守道歿身爲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

武之道焉

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為順二公云亡萬代垂訓

顏魯公舊史本傳終

顏魯公文集新史本傳

錫山安國刊

顏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
 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
 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
 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復使河東勅秦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
 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
 以私怨搆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柰何以一時忿
 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冽奏為

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
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芽孽真卿度必反陽託
霖雨增俾濬隍料才壯儲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
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
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
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
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
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為
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

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
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
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段子
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
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
結芻績體飲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
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一十七郡同日自
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
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
沈震為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

人李寧來乞師寧曰聞公首奮唱裾大順河朔恃公
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
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
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
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寧曰朝
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嶠口限賊
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表知秦以勁兵披嶠
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
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
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

范公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秦
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
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故
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
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賊
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
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真
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寧勸真卿收景
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弟五琦方參進明軍

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陛桓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

失禮崇嗣老而蹇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巽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所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曼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預防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渡淮而峘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

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

訪察還以奏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固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壅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

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關人素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蔽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

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于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旦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自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然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

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尋改吉州司馬遷撫湖
二州刺史載伏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
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爲定素慘
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
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
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大
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
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
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嚙恨切
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論諭

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
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
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
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
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
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
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
諸孤訖無他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
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
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

也柰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悅
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
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
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
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
後已豈受若等誘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
以甲士卿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真卿見希烈曰
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
真卿真卿慟哭扣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
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

必死乃作遺表其誌祭文曰西壁下曰此吾所
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僧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
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與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
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
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
命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
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
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
年七十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
節淮蔡平子頽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

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
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
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逸不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
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
六年赦書授額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引式
爲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
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
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
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

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
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
節偃蹇爲奸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
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
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
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
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
哉

顏魯公文集新史本傳

顏魯公文集後序

留 元剛

文章節義非二致也聖人入德之序由孝
弟而謹信況愛而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
士君子循本達末自得諸已則英華之發
外皆源而流者也世變旣降以文名家者
攢羅列聚而信道不惑守節仗義眇然亡
幾是以善觀人者必先節義而後文章文

章之輕重在一身節義之輕重在國家存而爲節義發而爲文章盡之於一身推之於國家漢唐以來魯公一人而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凜凜如在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而予猶以軼言 事彷彿一二幾於畫渾沌者惟觀之節義然後可以觀公之文章公豈求工於文者哉公之心與天地並星辰河漢山川草木自公之心

文也不論其心而徒論其文豈知公者耶公之文不多見而天下後世仰公之名景則敬慕不能者蓋重其所先畧其所後也故存亡詳簡有不暇計而其所可見者雖僅存而不詳然有功於名教大矣觀所奏論事先白長官之疏嬰逆鱗陵焰勢抗言不忌上僕射爭坐位之書詆英義朝恩而弗恤自二十六第進士三十四舉制科闕

金山先生集 卷之二
官四十有五而居中者纔十載六遭貶斥
竟至殺身英風勁氣使人感涕憤發萬世
而下頽波以障懦習以激彼希指阿諛俛
首循默嗜寵目前貽臭身後視此孰榮辱
受替歸北幾至餬口拙於生事食粥夢煎
固不如屬馱富貴者之適欲而公論則有
在也前後忤權臣者五楊國忠李輔國元
載楊炎皆誅戮盧杞亦竄死公之流芳道

馥歿且不朽迺輩聲名與糞壤俱腐禍福
得失之理昭昭不誣而昧者輒快於所睹
不慮於不見豈不痛哉雖然盧杞陷公於
死非死公也乃擠唐于亡也以公之所試
諒公之所存使其端委廟堂精神折衝則
敢於弄兵者未必自是紛紛嗚呼唐亦寔
尋不復振矣安有朝無若人而可以國乎
所以識者未爲公恨而深爲唐恨也予後

金山先生集卷之九
公三百九十四年而生又三十五年而守
東嘉訪公之來孫自五代徙居于此本朝
皇祐紹興間嘗錄其後官者六人忠義之
澤滲漉悠久有自來矣求公文而刊之將
以砥礪生民而家無藏本得劉原父所序
十二卷即嘉祐中宋次道集其刻于金石
者也篇簡漫漶字義舛譌乃以史傳諸書
碑蹟雜記銓次年譜繫以見聞參異訂疑
摻亡補失其涉於公之筆缺而無攷則不
敢及焉故書遺亡網羅未備尚俟後人按
藝文志行狀神道碑公佐吉州有廬陵集
十卷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有吳
興集十卷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為禮儀
使有禮儀集十卷今並逸而不傳

顏魯公文集後序

顏魯公集有二子家舊藏本凡十五卷人間所傳又有宋東嘉守留元剛本視予家者十五而闕其二前有劉原父序云輯於吳興沈侯而不書其名字考之館閣書目謂嘉祐中宋敏求惜公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爲十五卷及觀元剛之序則云原父所序即敏求集其刻於金石者而乃

止十二卷何也按公行狀謂其佐吉州有
廬陵集刺撫州有臨川集刺湖州有吳興
集并韻海鏡源爲禮儀使有禮儀集今墓
碑所載惟禮儀集而新舊唐書列傳於公
著述悉皆不載此殆作史之體然郭元剛
復謂公所著書逸而不傳而其本有公文
補遺及年譜行狀皆予家所無而予家本
自和政公主碑至顏夫人碑十首又元剛

之所未有此又何也舊本皆以詩居首今
借爲編訂以奏議第一表次之碑銘次之
書序與記之類又次之而以詩終焉若補
遺諸作則各從其類卷仍十五以符舊集
之數而年譜碑狀列傳諸文別爲繕寫以
附於後其間字之譌繆復爲校讐損壞不
可讀者姑且闕之維公精忠大節皎如日
星不俟贊頌予獨恠夫歐陽永叔曾南豐

皆世之大儒君子永叔謂公尊嚴剛勁象
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南豐謂公
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而不皆合於理
則又似知公之未盡者夫公之屢遭斥逐
困於小夫其視人間世真若有不足居而
欲逍遙乎埃壙之表則神仙浮屠乃公之
藉以遊戲而欲釋其憤鬱不平者也世或
又傳公死而爲仙以予觀之公之忠節固
將與天地相爲久永神仙浮屠果足以累
公也哉毗陵安民泰欲梓公集少傅石滌
公旣爲之序而復求予言予久用心於此
因民泰之請不覺躍然遂爲書之

嘉靖癸未九月三日中憲大夫太僕寺少
卿致仕吳郡都穆序